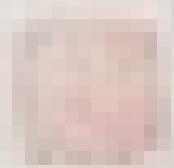


續金華叢書



續金瓶梅書



荀氏說

煉傳

居續

袁勵準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榭鋟

左氏傳續說綱領

學者觀史各有詳略如左傳史記前漢三書皆當精熟細看反覆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自後漢三國志以下諸史只是看大綱始末成敗蓋自司馬氏班氏以後作史者皆無史法

看史記又與看左傳不同左傳字字縝密史記所載却有歲月差互先後不同處不似左傳縝密只是識見高遠真箇識得三代時規模此學者所當熟看

司馬遷作史記却有變風變雅底意思惜乎却少正風之意

史記世家多書別國事如魯世家却書晉國秦國之類此皆是當時大事筆法最高不可不細看如此條例亦看史者所當知

司馬遷雖不免有些血氣爲學未粹然規模終是濶使他克己爲學消除得血氣雖董仲舒亦不能及

一部左傳都不曾載一件閑事蓋此書是有用底書學者看得左傳熟時以下諸史條例亦不過如此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數句便是看左傳綱領蓋此書正接虞夏商周之末戰國秦漢之初上既見先王遺制之尙在下又見後世變遷之所因此所以最好看看左傳須是看得人情物理出

看史要識得時節不同處春秋自是春秋時節秦漢自是秦漢時節看史書事實須是先識得大綱領處則其餘細事皆舉譬如一二百幅公案但是識得要領處方見得破決得定切不可只就小處泥學者觀史且要熟看事之本末源流未要便生議論

左傳一部三十卷其大綱領只有三節自第一卷至第三卷莊公九年齊桓公初出時是一節此一節霸者未興當時之權亦未嘗專在一國自莊公九年以後直至召陵之盟又是一節凡二十四卷正是五霸迭興之際此一節甚長自召陵以後直至卷末又是一節蓋當時晉楚霸諸侯凡南方之諸侯盡從楚北方之諸侯盡從晉自楚用子常以來以玉與馬之改遂執二國之君故蔡侯以子爲質於晉而

請伐楚晉荀寅又以求貨於蔡弗得遂辭蔡而不肯伐楚只緣要些小物事遂壞了霸業晉便失霸諸侯遂無霸自是以來吳與越却以蠻夷主盟諸侯當時吳闔廬正用子胥要霸諸侯蔡侯一東遂當此事都不成世界了此是末一節凡三節皆是左傳大綱領

孔子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與祿之去公室與陳恆弑君當作一段看蓋天下大勢浸浸至此亦非一日譬如傷寒傳經至七日病證極矣若初從醫者之說便下藥尚可調理若自此不從醫者之說則其病必入惡症不可復救當夫子請討陳恆之時亦是一箇時節當時魯君若從其說亦可轉而爲夏商周之盛惟其不從終所以變而爲戰國不可整頓

孟子論五霸一段正是說春秋一節當子細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天子五載一巡狩舜典周官皆同此制當時巡狩非只是巡一方乃是徧四方巡之古之人君兵衛之出亦少所以易雖是一歲之中亦巡得徧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如舜典所謂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徧因所見以與之非徧天下而與之也故天子所至謂幸此略以匱乏農耕之具者與之至於困窮之甚者諸侯亦自有罰養老尊賢俊傑在位此自是三事養老只是養老一事不必問其他如國老庶老皆是老尊賢只是尊賢不必問其他未說到才上俊傑是在位有才能者方養老時其間固是多賢只是專論尚齒意思未論賢否之如何方尊賢時其間固是多才只是尊賢不論其才之如何此是大議論須是經歷久遠方可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諸侯只是方伯連率如湯伐葛之類謂之伐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如羲和漚淫命胤侯以征之是也左傳載葵丘之會隱其五命而止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以孟子五命之事觀之見得左氏愛仲之深而於桓公之過皆隱而不書如內政之類皆是桓雖爲霸主而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所有犯故左氏特隱之所以使後世不知桓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觀孟子左氏之言其意豈不盡見孟子之言出於無心故無所隱左氏之言拘

於有愛故欲隱其過然左氏在春秋亦可謂之賢大夫若子產叔向
皆其徒也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歆血牲是諸侯之牲束是備而不用
此見齊桓威信兼著此只是仍舊舉盟時禮數故牲皆不殺初命曰
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此皆是桓公命諸侯之辭卽是君臣
父子夫婦之三綱當時有管仲在所以曉得此誅不孝是楚世子商
臣弑君之類是也易樹子是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之類是也無以
妾爲妻卽桓公如夫人者六人衛姬鄭姬之類是也再命曰尊賢育
才以彰有德賢是成德者所以尊之才是育而未成者須要保護之
如唐元稹本自可取因言宦官遂見退黜被貶之後平日廉耻遂喪
彰有德是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底人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
旅敬老只諸侯自敬其國之老者慈幼亦只欲諸侯撫其國之幼者
賓旅是國之大事如國語所載周之秩官有曰敵國賓至闕尹以告
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理授館
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奸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

監濯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上三句總是一事士是入仕爲官者世官見得當時大夫已世襲多了桓公已自無整頓處所以只說士且舉小者言之士旣世官其位必有虛曠桓公又恐復用他子弟以權攝又戒諸侯曰官事無攝士旣無世官其子弟又無攝則其爲士者必取其賢才而用之取士必得又須是果得賢者方可蓋桓公與他改了條貫所以如此戒他毋專殺大夫如晉惠公殺慶鄭及殺里克之類是也五命曰無曲防正如戰國策所載西周欲爲稻東周不下水戒他不得曲相防遏無遏糴蓋北方多是販米於鄰國無有封而不告如齊封衛晉封曲沃皆是此類凡封國諸侯不當專須當上告於天王然後封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諸侯之所以爲三王之罪人也者皆由其大夫長逢其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

諸侯之異人也

論孟論管仲併作一段此亦要看孔子稱管仲但言其功孟子却責以王者之佐夫子見子貢企慕聖學求造其妙一或過之則失其中雖言管仲之功亦是隨材而教子貢孟子見公孫丑性質卑下未明於理或推管仲之功則公孫丑必有歆慕之意而其趨向愈卑則孟子之責管仲亦所以教公孫丑

霸者把也此說是

春秋自子產叔向死後氣象頓衰及到范鞅全是戰國人或謂子產叔向不似春秋時人非也子產叔向只是春秋時賢大夫只喚作春秋時人可矣如孟子在戰國却是不似當時人也

看得左氏亦是子產叔向一等人其記管晏叔向事皆連當時精神寫出深知精髓若不是此等人品無緣記得如此精神只記孔子事便無意思以此知杜預謂左邱明受經於仲尼其說難信

左氏只有三般病除却此三病便十分好所謂三病者左氏生於春

秋時爲習俗所移不明君臣大義視周室如列國如記周鄭交質此一病也又好以人事附會災祥夫禮義動作古人固是於此見人吉凶亦豈專係于此此二病也記管晏之事則盡精神纔說聖人便無氣象此三病也

觀隱公一卷其間言王處甚多其中止有二年不書耳到桓文以後漸漸少又其後言王處極少蓋隱公之時王室雖衰而猶未甚衰當時尙知有王到後言王處少便見得當時全不以爲事故王室之衰又不如隱公之時周自東遷之後王室便衰然初遷之始凡事尙可料理至隱公之時經四十餘年而故家遺俗猶有存者如臧哀伯之諫納郕鼎臧僖伯之諫觀魚申繻之對問名皆三代之遺制則其東遷之初又可知惠公平王三年卽位在位四十六年則春秋作時平王東遷已四十九年蓋春秋始於平王非始于周之東遷也春秋之始周家法度紀綱猶班班可考尙似可爲若五十年之前便能整頓則文武之迹猶未墜也惜乎平王之不能振耳大凡天下大亂之後

須得大聖賢出來料理方可如桀之亂天下得湯而後治紂之亂天下得文武而後治平王東遷之後無一聖賢出來整頓所以直至於秦

東坡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大未敢貳也此蘇氏之論亦失於考之不精蓋岐豐之地自幽王犬戎之禍作文武成康之舊都非復周家所有故平王遂以岐豐之地賜秦襄公使之自取此其勢非可以不遷也而蘇氏亦欲如晉王導不遷都豫章會稽之謀只恐此說與時勢大段不相似

在變大界不...

以下...

...

...

...

...

...

...

...

左氏傳續說卷一

續金華叢書

宋 呂祖謙 撰

隱公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元年

左氏繼室以聲子生隱公一段須便見得隱公當立底意古者諸侯繼室雖以適而不以長然元妃苟無適嗣則庶長當立自先儒皆有是說此理甚明今惠公元妃既無適子則繼室之子雖非適子却是庶長左氏首載孟子卒卽載繼室以聲子生隱公一句而隱公之當立煥然無復可疑但隱公性質柔巽大義不明却自以先君之故謙遜退避有不敢竟當之意初不知君位原不是兩間界做得底事此却失於不敢自做非不當立也左氏載下面仲子爲魯夫人事則曰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言其有文如此耳實非夫人也桓公亦均之爲庶子耳敘事至此則隱公之當立與否益易見矣只此一段正如法吏斷案善敘陳其事而法意自在其

中此左氏具文見意處所以學者要看得詳細

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

元

邾是魯附庸之國何謂附庸之國蓋古者封國之餘別有閒地故立以爲附庸尋常閒地只散在諸侯之國故諸侯之有罰者則削其地以增爲閒地若諸侯之有功者則以閒地而增封其國此亦如秦漢間置諸侯郡縣相似皆是犬牙相制底意故其閒地天子平時各自命王官掌之如周禮縣師是也縣師之職曰掌邦國都鄙之地所謂都鄙便是諸侯國中閒地論來縣師只當掌都鄙而兼言邦國則是統掌天下可知然而所掌亦是總其目耳觀春秋之初附庸尙有未命於王者見得諸侯之國尙有閒地在邾未命邾本非諸侯至後方得王命周之封建非舉天下皆爲諸侯固有閒地參錯其間所以能維持天下故如邾之類至此方封本亦周地耳今人止謂王畿千里之外皆封建非也如漢之郡縣亦雜於諸侯之間亦周之遺意

隱公求好於邾元年

諸侯初卽位必與與國通好此乃相交際之道魯與邾爲鄰自來相依倚邾小國固依魯魯得邾亦足以爲重故不得不急求好

鄭伯克段

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愛惡兩字便是事之因由大率人所以致骨肉之不睦者多緣此兩字婦人常情每每如此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制地正是鄭國險害去處便是後來虎牢之地天下大形勢如此處亦自有數如今劍閣之類莊公當時所以不與他時亦是莊公初間好意未必是恐難控制而不與之也故蔡仲當時之諫但引先王都城之制未嘗有一言遽傷其兄弟之情大率骨肉之間外人苟未知得果何如時安敢便有離間底言語看祭仲第二次再說亦不過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寵弟二字便見得莊公之意猶未露竟不曾分明說